

探尋張氏帥府中的愛恨情仇

作者：夢晨

時隔十一年，我第二次踏上東北大地。算上這次，我只剩下吉林省未去過了。這次我的目的地是遼寧省會瀋陽，身邊的親朋好友大多都去過瀋陽。對於瀋陽這座城市而言，仿佛處處可以觸摸到張學良將軍的影子。

2023年是東北大學建校100周年，我在東北大學校門口，發現“東北大學”四個大字旁的落款，便是張學良；走進校園內，有一幢建築叫漢卿會堂（張學良，字漢卿），進入漢卿會堂，迎面進入視線的則是一尊青銅半身雕像，該銅像是以張學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形象為基礎，由五·四運動的發起人之一——旅日華工領袖王希天烈士的孫女王旗女士捐資10萬元敬鑄的。棕紅色的大理石底座上鐫刻著金色大字“張學良”。

關於瀋陽，我所知的大多都是從歷史課本中學到的，那裡有清初故宮，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地，是大帥張作霖和少帥張學良父子的地盤，兩位“東北王”主政和生活的地方。

9月17日上午，在瀋陽的初秋朝陽和碧空如洗的藍天陪伴下，我走進了被當地人稱之為“大帥府”或“少帥府”的張氏帥府，回望一幕幕傳奇如何展開，探尋大帥府中的愛恨情仇。

“一座大帥府，半部民國史。”這句景點的宣傳語雖略有誇張，卻也反映出這座府邸背後獨特深厚的歷史背景。一百多年前，這裡曾是東北地區政治和權力的中心。現如今，站在近三米高的青色院牆外，依稀能感受到往日的莊嚴與氣派。

帥府門前的廣場上有一座張學良將軍的塑像，高約七米，皮靴、馬褲、軍裝，一襲戎裝的他很是英武帥氣，意氣風發。難怪許多遊客在進入府中之前選擇此處與少帥留影。我手機掃碼購了票，憑二維碼入府。在入口檢票處左邊的牆上，我看見三塊大理石牌子，從左至右分別上面刻著“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張學良舊居”，“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大帥府由中院和東、西兩院組成，占地約3萬平方米。中院是傳統風格三進四合院落。東院主要是大青樓和小青樓。西院為一組紅樓群，南部有7間瓦房，當時是帥府衛隊營的營部，北半部有兩組四合院，還包括院外的邊業銀行、帥府辦事處、趙一荻故居等建築。大帥府原為遼沈道尹榮厚的公館，張作霖買下後，將榮厚公館原有的舊房屋拆除，並修建一座三進四合院平房。後又在四合院東側新建一所羅馬式青磚三層大樓，也就是人們俗稱的大青樓。大青樓融辦公與居住為一體，作為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兩代主政東北時期的重要辦公場所，曾歷經兩次直奉大戰、東北易幟、處決楊宇霆和常蔭槐；武裝調停中原大戰等重大歷史事件，蘊藏著豐富的歷史內涵，是東北近現代歷史的見證和縮影。府中建築既有中國傳統式，亦有羅馬式和中西合璧式，相容並蓄中隱約透露出時代與主人的變化。

走進帥府青磚結構的三進四合院的中院，迎門是一面挑簷起脊的影壁，影壁正中鑲嵌一塊雕有“鴻禧”的漢白玉，氣勢雄偉。一扇朱漆大門通往一進院落，一對抱鼓石獅分列正門兩側，威儀自生。此刻想起七年前我遊覽合肥李鴻章故居時，大門口兩側也各有一隻石獅，據說可以鎮宅辟邪，還有打仗得勝凱旋之意，可能這正是大人物府邸的標配吧！

從正門進去是一進院，門洞兩側各三間。東邊為警衛室、傳達室，西側為電話室、電工室。東廂房是帥府的內帳房，西廂房是帥府承啟處。東西耳房為廚房、廚房倉庫、廚師休息室等。

帥府真是庭院深深幾許啊！二進院是張作霖在帥府早期生活及辦公的重要場所。張作霖出身草莽，只念過三個月私塾，大字不識幾個，說起話來髒話連篇，但他卻極推崇中國文化，尤其喜歡中國古籍，經常讓人念給他聽，耳濡墨染，獲益匪淺。房間內擺設著文房四寶的辦公桌前，塑有張作霖坐姿像，頭戴小黑帽，身著青緞布衫，一幅秀才模樣。張作霖還經常苦練書法。

從二進院進入三進院，可能今天是周日的緣故，院中遊客很多，人群中有一舉著小旗子的導遊，大多應該都是團隊遊客，他們中以老年人居多。此時，一個脖頸掛著藍繩吊牌的小學女生志願者正在用隨身擴音設備為遊客講解大帥府的內容。我駐足一旁聆聽，身邊一些遊客紛紛拿起手機為這位小學女生志願者講解員拍照。當她講解完畢後，我上前問她上幾年級了？她回答說：“五年級”。我又接著問：“你在哪個學校上學啊？”她說：“雛鷹實驗小學”。一個小學生對帥府的點點滴滴瞭若指掌，可真不簡單啊！

在跨進大帥府的時候，我注意到大帥府的鑲銅門檻很高。按照中國當年的慣例，“門檻高”意味著主人的身份高。然而，我在大帥府卻見到一幅畫，畫面顯示張學良當初出生在馬車上！此非杜撰，張學良生前就曾說過：“我生在大馬車上。”張家的“門檻”，原本不高。張作霖雖然後來貴為陸海軍大元帥，但是他獸醫出身，綠林起家，做過馬賊，因驍勇善戰，才一步步提升。1901年6月3日，張作霖的妻子趙春桂乘坐馬車，從海城前往台安，沒想到突然遭到仇人的伏擊和追殺，敵眾我寡之下張作霖只能護著馬車一邊飛奔一邊開槍還擊，因車速太快，道路又崎嶇不平，顛簸得張夫人腹痛難耐導至早產，就在這樣一輛飛馳的馬車上生下了張學良。這也許就是人們說的“生而不凡”吧！果不其然，張學良在中國近代史發展中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帥府中最值得深度遊覽的建築要數大青樓和小青樓了。如果說，大青樓更多地關乎國，那麼，小青樓便更多地關乎家。張氏家族在家國情懷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大青樓在整個帥府中是最顯眼、最特別的，是當時奉天城最高最美的建築。登高望遠，奉天城盡收眼底，真有雄霸一方、指點江山的氣概。大青樓建於1918年至1922年，為仿羅馬式建築，因用青磚砌築，故名大青樓。地上三層，地下一層，豪華而不失典雅。三角牆、西式列柱、長方與半圓交替的陽臺、橢圓窗、拱形門構成了凹凸有致的立面，洋溢著濃郁的西式風情。立面浮雕卻融入中國元素和獨特的張氏元素，象徵富貴吉祥的傳統裝飾圖案松鶴、仙鹿、獅子、夔龍、蓮花、卷草，還有張作霖將軍服上所佩的綬帶、勳章等，處處彰顯著權力。

大青樓融辦公與居住功能於一體，是張氏父子主政東北時期的重要場所，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發生於此處。1929年1月10日下午，張作霖生前的左右手楊宇霆和常蔭槐與張學良許多政見相左。有一次，楊常二人一起來到大青樓老虎廳，拿出公文逼張學良簽字。張學良在夫人于鳳至建議下，使用擲硬幣方式決定是否處死楊常二人。當晚，楊常二人被張學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務處處長高紀毅和副官譚海等人處決於老虎廳。自“楊常事件”後，張學良樹立了自己在東北軍中的絕對權威。

走出大青樓，來到小青樓。小青樓是張作霖為他最寵愛的五夫人壽氏專門修建的，由於其地處帥府花園中心，又有“園中花廳”的美譽，是一座中西合璧、

青磚青瓦的二層磚木結構小樓。小巧精美，造型獨特，整座樓體呈凹字形。一樓東、西兩個房間分別為壽夫人臥室和會客廳，二樓為張作霖幾個較大的女兒居住。

張作霖一生共娶了六位夫人。其中，五夫人壽懿才貌雙全，精明能幹，最受張作霖寵愛，是帥府的內務總管。在歷史關鍵時刻，張壽懿顯示了她的機智和鎮靜：對於大帥府而言，晴天霹靂發生在1928年6月3日，那晚6時，張作霖離開北京大元帥府，乘坐專列返回瀋陽，張作霖的專車22節，是清朝慈禧太后用過的“花車”，裝飾非常華麗，他乘坐的80號包車在中間，包車廂後是餐車，前邊是兩節藍鋼車。專車前面還有一列壓道車作前衛。次日凌晨5時30分，經過京奉、南滿鐵路交叉處的三洞橋時，突然發生爆炸。後來得知，那是日本關東軍陰謀所為。該事件就是我們在中學歷史課本上學到的“皇姑屯事件”。

據大帥府當時的管家溫守善回憶：“張作霖被炸出約三丈遠，咽喉處有一個很深的窟窿，滿身是血。奉天憲兵司令齊恩銘驅車趕來接張作霖。張作霖的六姨太馬岳清和三兒子張學曾等人忙把張作霖抬上他的汽車。到大帥府後，張作霖即被抬進小青樓會客廳。”

回到大帥府時，張作霖已經不省人事。上午9時40分左右，終因傷勢過重，撒手人寰。死前張作霖對二夫人盧壽萱說：“告訴小六子（張學良的乳名），以國家為重，好好地幹吧！我這個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瀋陽。”

大帥府的天，仿佛要塌下來。五夫人就在這個時候，成了大帥府中的頂樑柱。她當即與時任奉天省（1929年，改為遼寧省）省長劉尚清、督軍署參謀長臧式毅商議，決定秘不發喪，以爭取時間使張學良趕回瀋陽。

於是，護士照樣在小青樓進進出出，廚師依然在廚房忙忙碌碌，仿佛都在為張大帥將息身體服務。大帥府裡一切如常，未發出一聲啼哭，沒有一個人眼睛紅腫。

起初，日軍對張作霖表示“關切”，派軍醫前來“救治”張大帥，被五夫人拒絕。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的太太，邁過大帥府高高的鑲銅門檻，說是來看望張大帥的夫人們，誰都明白她安的是什麼心。

五夫人張壽懿濃妝豔抹，在小青樓隆重接待總領事太太，並設宴招待。五夫

人稱，張大帥受了傷，但是並無生命危險，只是驚恐過度，正在靜養，無法親自出面會晤總領事太太，托她代為致謝。席間，從小青樓西屋裡還傳來張作霖的咳嗽聲和罵聲，丫鬟、護士時進時出。

日本總領事太太對於張作霖未死深信不疑——雖說張作霖的屍體正停放在咫尺之內的西屋。

張作霖命歸黃泉之時，五夫人只知張學良正在天津。五夫人不敢動用電報、電話向張學良報喪，而是派出身邊可靠副官秘密趕赴天津。副官到達天津之後，卻又一時找不到張學良。五夫人在此期間心急似焚。直到張作霖死後第十三天，張學良終於趕回大帥府。

在張學良回來後的第五天，正式對外宣佈，張作霖薨逝。日本總領事獲知，大吃一驚！

在隆重舉行張作霖祭奠儀式之後不久，1928年7月3日，27歲的張學良向全國通電就職“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順利接手東三省的軍政大權。五夫人在關鍵時刻起了重要作用，贏得大帥府上上下下的讚揚和尊重。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領導，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統一。當時，在東北有不少日本間諜，但事先對此事卻毫無察覺。

五夫人的貢獻，讓我想起家喻戶曉的那句話：“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總有一個智慧的女人”。張作霖的五夫人如此，張學良的趙四小姐何嘗不是呢？

在帥府院外，有一座幾何形二層建築，就是趙四小姐樓了。趙四小姐與張學良的愛情世所皆知，但這份感情卻也頗多磨難。張學良的髮妻于鳳至雖然默認了張趙關係，但這對任何一個妻子而言，都是難言的心痛。於是，趙四小姐樓建在了院外。樓的外表並不起眼，內部裝修卻頗豪華，陳設以法式傢俱為主，還有一個舞廳。趙四小姐與張學良因舞相識相愛，這個舞廳對她也是一種慰藉。她常常憑窗眺望，因為隔著窗戶，可以看到大青樓的燈光，那裡有張學良辦公的身影。

張學良曾經自稱：“平生無憾事，唯一愛女人。”電視劇《少帥》這樣表現張學良的成人禮：在表嫂對他完成性啟蒙的那個清晨，張學良從夢中驚醒，想起來那天是姐姐首芳的大婚。

張學良的正式婚姻有三次：元配夫人于鳳至，1915年，與張學良結婚，當時張學良15歲，於鳳至也年僅18歲；張學良的第二位夫人谷瑞玉，人稱“隨軍夫人”。1904年2月出生於天津附近楊柳青一大戶人家。1924年10月，在天津與張學良結婚，於1931年1月，與其解除婚姻關係。張學良的第三次婚姻，是與趙一荻（生母呂葆貞）結合。她生於香港，得名香笙。據說，出生時東方天際出現一片綺麗多彩的霞光，所以又名綺霞。不過，她最為人知的稱呼是“趙四小姐”。她的父親趙慶華，曾任津浦、滬寧、廣九等鐵路局的局長及北洋政府交通部航政司司長。他有6男4女，女兒中趙一荻最小，排行第四，故稱趙四。

趙一荻小時候生活在天津。張學良則在天津舊法租界32號路54號擁有一幢三層洋樓，常在天津小住。

1927年5月的一個夜晚，15歲的趙一荻還只是天津一所中學的學生，隨大姐絳雪到蔡家花園看熱鬧。那裡是江西督軍蔡成勳斥鉅資在天津四馬路與五馬路之間新建的豪宅，在1926年剛剛竣工，又稱蔡公館。由於蔡成勳愛好交際，蔡家花園也就成了天津上流社會的交際場所，常舉行舞會。就是在那裡，趙一荻結識了張學良，一起跳舞。此後，趙家赴北戴河避暑，正巧張學良也在那裡，約趙一荻跳舞。回到天津之後，張學良與趙一荻陷入熱戀。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被日軍炸死，張學良不得不從天津趕回奉天。張學良念念不忘趙一荻，寫信約她去奉天。趙一荻的父親趙慶華得知女兒跟有婦之夫來往，堅決反對，把趙一荻軟禁在家，派女傭監視。趙一荻在哥哥趙燕生的幫助下，離家出走，乘火車單身赴奉天。到達奉天之後，趙一荻起初被張學良安排在北陵別墅，秘密同居。趙慶華在趙一荻私奔奉天之後，登報聲明，斷絕父女關係。

於鳳至獲知後，力主把趙一荻接至大帥府，以“張學良秘書”相稱。于鳳至見了趙一荻，十分喜歡，親自監工設計，在大帥府外建造了這幢紅磚小樓，供沒有夫人名義的“侍從小姐”趙一荻居住。趙一荻非常感激於鳳至的寬厚仁德，對她更是恭順敬重。她和於鳳至和睦相處，情同姐妹。1929年，趙一荻為張學良生下了唯一的兒子張闓琳。2000年6月22日，趙一荻病逝於美國夏威夷。一年以後的2001年10月14日，張學良也在美國夏威夷病逝，享年101歲，結束了其傳奇的一生。

家國天下，愛恨情仇，在何去何從間，演繹出張氏帥府的一幕幕傳奇，漫步于大帥府中，沉浸式體驗歷史往事，讓人久久回味。（完）

作者寫于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完成於二十七日

【作者簡介】

王冬，筆名夢晨，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上海市浦東新區作家協會會員，目前在上海浦東某外資金融機構從事財務工作，工作閒暇愛好寫作、攝影，作品散見於《中國金融文化》《金融時報》《金融文壇》《上海金融報》等，代表作散文集《人在旅途》（中國人文出版社&中國出版社）。